

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
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特别报道

寻找

“鸽子行动”

80年前,1945年8月27日上午,即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2天之后,一架运输机飞抵海南八所上空,9名盟军战士从天而降。通过与日军的交涉,他们救出数百名盟军战俘。

这次营救,被称为“鸽子行动”。80年后,我们试着寻找关于“鸽子行动”的点滴,却发现这个看似孤立的营救行动背后,有着更为丰富、更为包容的精神内核。

这一点,让我们思考——当我们寻找“鸽子行动”,我们究竟在寻找什么?

南国都市报记者 贺立樊 胡诚勇

『太平洋的来客』

通过15年前留在海南省博物馆的一个电子信箱,我们联系上布兰登·沃莱尔。他曾于2010年8月27日在海南省博物馆举办以“鸽子行动”为主题的照片展,讲述关于“鸽子行动”的故事。

1942年1月31日,包括澳大利亚“海鸥支队”在内,6000多名盟军战士在安汶岛与23000名日军士兵展开激战,最终寡不敌众,遭到俘虏。此后,众多盟军战俘被杀害。

1942年10月,500余名盟军战俘被押往位于海南东方八所的战俘营。将近3年时间,盟军战俘在东方战俘营遭受磨难,被迫为日军修建港口和铁路。

当“鸽子行动”营救小队到来时,许多盟军战俘早已死去。

这些是15年前展出的往事。如今的布兰登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一所学校的教师。不幸的是,他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复发,医生建议休养。

可是得知此行将重返东方八所,寻访那些人和事,布兰登仍然决定登上飞越西太平洋的航班。历经一个昼夜,他拄着拐杖走出海口美兰国际机场。

见面之后,除了“你好”,就是“When are we going to Dongfang(我们何时去东方)”。布兰登说,他还想知道更多。

从澳大利亚珀斯启程,或求学,或求职,布兰登去过英国伦敦、日本益田、中国西安。2005年,他跟随来自云南的妻子前往海口生活。就在这一年,他得知“鸽子行动”。

1名中国军人和8名美国军人组成的营救小队,接到盟军方面的指示,前往海南东方。这支国际合作的队伍,要去解救另一支国际合作的队伍。

80多年前,当全人类面临危机,无数支这样的队伍,在全世界奋战。这种不分国籍、不分肤色的团结一致,为了和平而战,吸引布兰登追寻至今。

『劳工与战俘』

“鸽子行动”的目标,指向位于东方八所的战俘营。根据布兰登掌握的史料,之所以采取空降的形式,是为了尽快解救战俘——他们已经遭受太多的折磨。

在寻访的过程中,有战俘告诉布兰登,他们能够活下来,不只是靠自己。散发清香的使君子,生长在张仁常的家门口。张仁常已经100岁,她是东方市博物馆馆长秦巍目前所能找到的唯一一名东方本地劳工。

当“鸽子行动”营救小队降落在东方的海滩时,张仁常已经回到八所的家中。听乡亲们说,那群盟军战俘得救了,张仁常悄悄为他们高兴。

1941年,16岁的张仁常被伪保长抽中,押至八所港工地,成为一名本地劳工。一年之后,工地上来了一群金发碧眼的外国人。

“他们非常瘦,就像一副骨架,套上薄薄一层皮。”张仁常看见,他们几乎连路都走不稳,依然被日军看守拿枪顶着,被迫在烈日下劳动。

那是1942年11月,500余名盟军战俘抵达东方八所。

一天两勺稀饭,没有足够衣物,盟军战俘和中国劳工们活在死亡线上。几乎每天都有劳工和战俘死去,又有源源不断的人被押解进来。

劳动的间隙,盟军战俘会和中国劳工凑在一起。他们语言不通,有人会说简单的中文,一直在重复:“想家。”

几乎每一名本地劳工,都会悄悄带食物送给盟军战俘。张仁常给盟军战俘送过红薯、饭团和粿。他们远远招手,接过红薯生吃起来,一个劲地说:“好!”

多年以后,幸存的盟军战士告诉布兰登,中国人民的帮助,是他们能够活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然而,当时的日军看守并不允许中国人与盟军战俘接触。张仁常和乡亲们冒着风险,帮助盟军战俘的原因,只是简单的一句话——“不忍心。”

事实上,中国劳工和当地乡亲也在时刻面临死亡。

微纪录片
《寻找“鸽子行动”》
今日全网上映

9月3日,海南省融媒体中心、海南国际传播中心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产品——微纪录片《寻找“鸽子行动”》,寻访80年前一场营救行动背后的故事。

布兰登(右)与高发兰在交谈。(记者 胡诚勇 摄)

布兰登(右)与高发兰在交谈。(记者 胡诚勇 摄)